周人經說

周人經說卷第三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書下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逸書大誓

左氏說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襄三十一年

左氏說楚公子圍設服離衛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

子樂妄衞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子羽謂子皮曰齊衞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昭元年

單襄公說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周語韋注違避也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

史伯說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illegible]而取同夫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宅平宅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禆同盡乃棄矣鄭語韋注禆益也同者謂若以水益水盡乃棄之無所成也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左氏說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昭二十四年

左氏說崔氏之亂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

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襄二十八年

商兆民離周十八同

左氏說楚師及宋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八同者眾也成二年

論語說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安國曰禹稷契皐陶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曰亂理也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逸書大誓

周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 韋注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讒詛不畜羣公子故孫周適周事單襄公 襄公曰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 乾下乾上乾坤下乾上否乾初九九二九三變而之否也乾天也君也故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爲君也乾下變爲坤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三世而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亦天子五體不變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君三出於周 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 一謂成公已往爲晉君也後之不知不知最後者在誰也其次必此次成公而往者必周子也 且吾聞之成公之生

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畀予也三世爲君而更予驩之孫驩晉襄公之名也孫曾孫周子也自孫以下皆偁孫詩云周公之孫謂僖公也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賈侍中云於今單襄公時也晉厲公卽黑臀之孫也黑臀之後二世爲君與黑臀滿三世矣唐尚書云時晉景公在位成公生景公故言再昭謂斆成十七年單襄公與晉厲公會於柯陵後二年而單襄公卒其歲厲公弒則襄公將死時非景公明矣賈君得之襄公曰驩此其孫也此周子者晉襄公之孫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襲合也三合德夢卦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協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

合文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

以三襲也言武王夢卜祥三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也今晉周德夢卦亦三合將必得國

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辠紂克予非朕文考有辠惟予小子無良逸書大誓

孔子說善則偁親過則偁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坊記鄭注云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眾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逸書

孟子說書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梁惠王篇趙注云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逸書大誓

孟子說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萬章篇趙注云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大誓尙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逸書大誓

孟子說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滕文公篇

趙注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逸書

孟子說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

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盡心篇趙注云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逸書趙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按下文其君子二句似孟子解匪厥玄黃則書詞止此

孟子說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

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滕文公篇趙注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論語堯曰篇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墨子說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

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
矣 兼愛中篇

福不可請禍不可諱祭無益暴無傷 惡乎君子天
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
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
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大
誓逸文

墨子說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
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

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 非命上篇

墨子又說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

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大誓去發以非之（非命下篇）

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僔務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大誓逸文）

墨子說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僔務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天志中篇）

墨子又說於大誓曰紂夷處不肎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

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非命上篇

墨子又說先王之書大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肎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亦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大誓非之非命中篇

文王若曰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泰誓逸文

墨子說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無

有私也卽此文王兼也兼愛下篇

墨子又說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兼愛中篇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大誓逸文

墨子說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

也 尙同下篇

獨夫紂 逸書

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梁惠王篇趙注云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爲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弒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

荀子說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 議兵篇

血之流杵 逸書武成

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盡心篇趙注云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鬬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章指曰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嵩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周書洪範

左氏說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

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襄三年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周書洪範

荀子說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勞勌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脩身篇

荀子又說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天論篇

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左氏說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 文五年

三人占從二人

左氏說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

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成六年

克明德 周書康誥

大學說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鄭注云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

明德慎罰

左氏說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

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成二年

不敢侮鰥寡

左氏說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成八年

宏於天若德裕乃身周書康誥

荀子說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宅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宅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

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富國篇

殪戎殷周書康誥

左氏說赤狄伐晉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宣六年

庸庸祗祗周書康誥

左氏說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宣十五年

惠不惠茂不茂 周書康誥

左氏說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謂子旗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昭八年

作新民 周書康誥

大學說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鄭云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

敬明乃罰 康誥

孔子說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 緇衣

乃大明服 康誥

左氏說懷公執狐突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

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適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傳二十三年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周書康誥

荀子說使民夏不暍宛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

楊注嚮讀爲響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富國篇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

大學說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鄭注云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耆欲也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

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親愛也夫夷子以為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耶取彼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周書康誥

荀子說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為始

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之所自作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致仕篇

荀子說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歛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

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子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宥坐篇

凡民自得罪

荀子說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

詩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 君子篇

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周書康誥

孟子說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萬章篇趙注云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則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然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 逸書

左氏說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

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僖三十三年

左氏說衛侯告寗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昭二十年

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無及則予一人以懌

周書康誥

荀子說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

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君道篇

惟命不于常 周書康誥

左氏說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成十六年

左氏說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慶氏以陳叛夏屋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

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襄二十三年

大學說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鄭注云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

伯禽 康誥 唐誥

左氏說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

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定四年

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周書酒誥

申胥說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吳語

墨子說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非攻中篇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周書雒誥

孟子說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告子篇趙注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周公說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

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周書無逸喪服四制作諒闇坊記魯世家作言

乃讙

孔子說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坊記鄭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讙當為歡聲之說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按鄭謂高宗名篇是不以此語出無逸矣

喪服四制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

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

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鄭注諒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書無逸

左史倚相說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於小

民惟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楚語韋注曰昳日昃易曰日中則昃按明道本惰作媮

在昔上帝割申勸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周書君奭

孔子說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緇衣鄭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寍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寍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左氏說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定四年

左氏說鄭放游楚於吳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昭元年

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逸書

孔子說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

是以煩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緇衣鄭注親失失其所當親也致煩由信賤也賤者無一德也克能也由用也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逸書

孔子說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鄭注云類謂比式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緇衣鄭注精知孰慮於衆也自由也

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壹也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

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逸書

孔子說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坊記鄭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富辰說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周語韋注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

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逸

書君牙

孔子說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也 緇衣鄭注云雅書敘作牙假借字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

無缺 逸書

孟子說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滕文公篇趙注丕大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夫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周書呂刑

孔子說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

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緇衣鄭注云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爲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墨子說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

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尙同中篇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周書呂刑疏引鄭注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觀射父說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

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
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
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
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
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
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
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
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
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

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灾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韋注重黎顓頊掌天地之臣也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皞之末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也言休父之後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呂刑釋文引馬融云清問清訊折智也

墨子說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

也何以知其然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于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尙賢中篇按呂刑孔疏引鄭注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則羣后之逮在下三句當同墨子在有辭于苗之下馬訓折爲智正與墨子作哲合也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周書呂刑

孔子說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表記鄭注云靜或爲情德所威則人皆威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周書呂刑

孔子說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

擇言在躬 表記鄭注云忌之言戒也言己外敬而心戒愼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播刑之迪 周書呂刑

孔子說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緇衣 鄭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周書呂刑

左氏說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

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偁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

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 襄十三年

孔子說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緇衣鄭注云言百姓效禹爲仁非本性能仁也言化君也

荀子說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君子篇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呂刑釋文吁馬作于云於也度造謀也後漢書劉愷傳注引鄭注祥審察之也是鄭本作詳刑

墨子說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尙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於先

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尚賢下篇畢校言人作否人豎鉅假音晞疑當从目作

刑罰世輕世重

荀子說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凡刑人

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旂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正論篇楊倞注云墨

黥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刖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爲墨幪但以墨巾幪其頭慅嬰當爲澡纓謂澡濯其布爲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澡或讀爲艸慎子作艸纓也其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韠同紱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韋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爲韠也菲艸屨也對當爲樹傳寫誤耳樹枲也慎子作樹言罪人或菲或枲爲屨故曰菲樹屨對又或爲劓禮有疏屨傳曰藨蒯之菲也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艸纓當劓以屨樹當刖以艾畢當宮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巾也紹蘭案其即艾字之誤說文云共同也从廿廾古文作𠔏形與艾相似因而致譌又云樹枲屨也此文對當爲樹明矣

維齊非齊 周書呂刑

荀子說分均則不偏埶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有天有地

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王制篇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周書秦誓

公羊說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

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伎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文十二年傳何休解詁諓諓淺薄之貌竫猶撰也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一介猶一概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貌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是難行也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

哉周書秦誓

大學說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禮記鄭注云秦誓周書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於殽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士也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為彥黎眾也尚庶幾也媢妬也違猶戾

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放去惡人媢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

周人經說卷第三終

逸書 刪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

荀子說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

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臣道篇

周人經說卷第四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詩一 自第二卷以下佚

風雅頌總說

左氏說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

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

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襄二十九年

子夏說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

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

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荀子說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儒效篇

國風 小雅

荀子說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

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楊倞注云以用也汙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注云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大略篇

魏曲沃負說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娎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大姒亡也以褒姒周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列女仁智傳

論語說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也

孔子說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元曰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

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安國曰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

君子好仇

孔子說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

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禮緇衣鄭注正當爲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仇匹也紹蘭案爾雅釋詁云知匹也故康成據之解匹爲知識朋友

服之無斁 周南葛覃

孔子說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緇衣鄭注云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紹蘭案詩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說與此異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荀子說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注云此六者皆由心使之然所以爲形之君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注云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愼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注云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壹而靜也其情之至也不貳注云其情之至極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

不可以貳周行解蔽篇

左氏說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蒍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襄十五年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周南桃夭篇傳云夭夭其少壯也蓁蓁至盛貌有德有色形體至盛也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大學說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此謂治國在齊其家鄭注夭夭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

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周南

墨子說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尚賢上篇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左氏說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

御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

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成十二年

采采芣苢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

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列女貞順傳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韓詩外傳作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

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某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和暢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某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

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某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列女辯通傳

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之者為養父母也家

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皇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能匡夫也列女賢明傳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

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列女貞順傳

采蘩　采蘋　行葦　泂酌

左氏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君子曰言

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隱三年

于以采蘩　夙夜匪解　詒厥孫謀

左氏說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

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
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桑有焉 文三

艸蟲　鶉之賁賁　黍苗之四章　隰桑　野有蔓
艸　蟋蟀　桑扈

左氏說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
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
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艸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

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艸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襄二十七年

采蘋

左氏說公如楚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襄二十八年

甘棠

左氏說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

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襄十四年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左氏說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僖二十年

豈不夙夜　弗躬弗親　靖共爾位

左氏說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

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襄七年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召南羔羊

左氏說衞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衞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

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襄七年

摽有梅　角弓　彤弓

左氏說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艸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襄八年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列女貞順傳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邶風柏舟

孔子說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孔子閒居鄭注云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倣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邶風柏舟

孟子說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盡心篇趙注云離於凡民而爲士者益多口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孟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

荀子說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

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宥坐篇

綠衣之三章 邶風

魯語說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師亥聞之曰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韋注云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

之賢人刑其室家
之道我心所善也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邶風燕燕

孔子說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坊記鄭注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按釋文畜許六反定姜之詩此是魯詩毛詩爲莊姜紹蘭按詩箋云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孔疏引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

泣涕如雨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毛詩作勗傳云勉也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列女母儀傳 紹蘭案此魯詩也毛詩燕燕敘云衛莊姜送歸妾也鄭箋云莊姜無子陳女戴媯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已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媯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是詩所傳之子爲戴媯送之者爲莊姜故敘云莊姜送歸妾也據魯詩說則之子謂定姜之婦送之者爲定姜故

傳云定姜歸其婦自送之於野也毛

魯之說迥殊不獨晷畜異文異義矣

凱風　邶風

公孫丑問凱風何以不怨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

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

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告子篇趙注云

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

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閔已知親之過大也愈疏也過

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爲如是是益疏之道

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

不孝也

我之懷矣　邶風雄雉

左氏說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宣二年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邶風雄雉

荀子說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宥坐篇楊注云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爲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邶風雄雉毛傳忮害臧善也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為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

孔子說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馬融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也

匏有苦葉邶風

左氏說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襄十四年

魯語說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

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韋注云材讀若裁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度水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邶風谷風

孔子說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坊記鄭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閒謂之葑菲葍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宴爾新
昏不我屑以　邶風谷風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與
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子以叔隗
妻趙衰生盾及反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
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
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
阨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
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

同歿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歿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葢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為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為公族大夫 列女賢明傳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左氏說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

閭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襄二十五年

孔子說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表記鄭注云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邶風谷風

孔子說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孔子閒居鄭注云救之賙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賙恤之則民傚之此非有衰絰之服

檀弓說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鄭注覘闚視也善其知微救猶助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

所以爲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韓詩外傳卷一

式微邶風

左氏說莘楚康王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公賦式微乃歸襄二十九年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

所務者冀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毋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毛詩作中露傳云衛邑也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列女貞順傳

有力如虎邶風簡兮

左氏說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

父犛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襄十年

靜女之三章　干旄　甘棠

左氏說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芨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定九年

桑中 鄘風

左氏說楚莊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其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成二年

鶉之彊彊 鄘風

鶉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孔子說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

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表記鄭注云唯當爲雖字之誤也姜姜賁賁爭鬬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左氏說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宣二年

相鼠 鄘風

左氏說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襄二十七年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鄘風相鼠

衞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驰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

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劒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劒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

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閒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　韓詩外傳卷六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鄘風相鼠

孔子說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運鄭注云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

左氏說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賜女州田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昭三年

左氏說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

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何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定十年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

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韓詩外傳卷九

紹蘭案晏子所見詩作不若遄死與今本作胡不遄死者異篇末引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與今本同是韓嬰所引非周人說故不錄

載馳鄘風

左氏說狄人伐衛遂滅衛許穆夫人賦載馳閔二年

左氏說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襄十九年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彊者爲雄如使邊竟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

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列女仁智傳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耦曰何爲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耦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𩥅吾園而食

吾國之葵是歲吾國人亾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亾越兵威者吳也兄亾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放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

衞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韓詩外傳卷二 紹蘭案高子之問孟子之答可與列女傳許穆夫人之說相發明彼傳云諸侯之有女子所以繫援大國又衡量於許小而遠齊大而近意主嫁齊故高子謂嫁娶非己所自親衞女乃欲自主因疑其何以得編於詩也彼傳又云今舍近就遠離大附小一旦有難孰可與慮社稷是其志以安社稷爲遠圖故孟子言有衞女之志則可且許以行中孝慮中聖以爲能達變而行權此豈固哉高叟所能識乎

淇澳 衞風　木瓜 衞風

左氏說韓宣子聘於衞衞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昭二年 紹蘭案木瓜之卒章傳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衛風淇奧

毛傳奧隈也綠王芻也竹萹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禮自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紹蘭案禮字飾字據羣書治要本補奧作澳磋作瑳匪作斐唐初本如此

大學說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鄭注云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厓也菉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

荀子說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大略篇

碩人 衛風

左氏說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隱三年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衛風

齊女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褧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

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

列女母儀傳

衣錦褧衣

衞風碩人毛傳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鄭箋褧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途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大著鄭風丰毛傳衣錦褧衣嫁者之服鄭箋褧禪也蓋以禪穀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袡

子思說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

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中庸鄭注云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爲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孔疏按本詩云衣錦褧衣此云尚絅者斷絕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褧裳緇闌衆說文衣部褧下引詩作褧檾部檾下引作衣錦檾衣詩攷引尚書大傳作衣錦尚蘏注云蘏讀爲絅或爲絺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衛風氓毛傳云體兆卦之體

孔子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坊記鄭注云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緇闌衆詩箋云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爲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彼謂我卜女筮女與此言女鄉卜筮異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衛風氓）猶之未遠是用大簡（大雅板）

左氏說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

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成八年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衛風氓

孔子說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表記鄭注云此皆相與爲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說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思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王風黍離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
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秦風晨風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爲嗣封擊中山三
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
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
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
鴈齎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

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倉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倉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敝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倉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倉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在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 韓詩外傳卷八

葛藟 王風

左氏說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

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 文七年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王風大車

息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

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　列女貞順傳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鄭風將仲子

姜氏說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姜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

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晉語韋注云西方謂周也詩鄭風將仲子之卒章也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也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心所思如水流行此民之下行威畏也見可懷則思可畏此民之中行辟罪也弗畏有刑赦云罪高不在上下欲避罪故從中也始封謂唐叔虞商殷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閼伯陶唐氏之火正

居於商丘祀大火火以配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實紀商之吉凶也三十一王自湯至紂瞽史知天道者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故曰未半不長世亂當有平時也

清人 鄭風

左氏說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閔二年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鄭風羔裘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周頌維天之命 恤毛詩作溢

左氏說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

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即向戌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

收之向戌之謂乎 晉向戌能知其過 襄二十七年

野有蔓艸　羔裘　褰裳　風雨　有女同車　蘀兮 並鄭風　我將 周頌

左氏說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艸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

既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昭十六年

野有蔓艸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鄭風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郯之閒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來取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

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艸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韓詩外傳卷二

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齊風東方未明

荀子說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大略篇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齊風南山

毛傳云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也必告父母廟鄭箋云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

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釋文衡從韓詩作橫由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

孔子說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坊記鄭注云伐柯伐木以爲柯也克能也蓺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

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萬章篇趙注云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爲違禮不告而娶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懟於父母也禮娶須五禮父母亢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舜父母也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

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離婁篇趙注云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

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

不素餐兮 魏風伐檀毛傳云素空也鄭箋云仕有功乃肯受祿

孟子說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盡心篇趙注云無功而食謂之素餐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祿

揚水卒章 唐風揚之水

左氏說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

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定十年杜注云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唐風鴇羽

子路與巫馬期薪于韞丘之下子路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

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慙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韓詩外傳卷二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秦風小戎

孔子說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

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荀子法行篇

黃鳥秦風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瞻卬

左氏說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文六年

無衣 秦風

左氏說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艸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艸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定四

年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秦風渭陽

秦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列女賢明傳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陳風衡門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

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某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未爲精微者也　韓詩外傳卷二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

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陳風墓門訊止
毛詩作訊之

陳辯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汝采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閒因之以飢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當疑作報而釋之 續列女傳

心之憂矣於吾歸說　曹風蜉蝣

孔子說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表記鄭注云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紹蘭案詩箋云說猶舍息也則當讀若稅與此注異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曹風候人

孔子說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

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表記鄭注云鵜鵜胡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汚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孔疏按詩注云鵜鳥在梁可爲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也言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乖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故所注不同也紹蘭案孔云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是所稱詩注謂鄭箋也今攷詩傳云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孔疏既誤以傳爲箋餘說亦全非箋語

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曹風候人

自詒伊慼邶風雄雉慼毛詩作阻、

左氏說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僖二十四年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曹風候人毛傳云媾厚也鄭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

楚成王說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夫鄭而效之鄭又甚焉效鄭非義也晉語韋注云媾厚於其寵也鄭過也

尸九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 曹鳳鳴

荀子說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脩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

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勸學篇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曹風鳲鳩毛傳云忒疑也正長也鄭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

大學說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作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禮記

經解說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竝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

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禮記

孔子說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緇衣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鄭注云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

精知略而行之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孰慮於衆也精或爲清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壹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緇衣　紹蘭案義不壹義即儀字周官肆師職治其禮儀故書儀爲義鄭司農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明義不壹即儀不一將說儀一故先言義不壹以發明其意則爾子曰通爲一章其恉自見矣

荀子說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伉隆高楊注云伉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致忠信期文理期讀爲綦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載猶任也若是則爲名者不攻也將辟

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遠舉懸軍於遠也極戰苦戰也彼暴國欲與我如此則不可也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其境內屯聚則保其險固觀其可進謂觀釁而動也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午讀爲迕遇也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麷蕡鄭云麷熬麥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麷[illegible]之說麷麥之牙蘖也至脆弱故以喩之若撥麷如以手撥麷也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彼[illegible]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利者不攻也將脩小大彊弱之義以持愼之禮節將[illegible]文主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

者否則國旗於盤石壽於旗翼旗讀爲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富國篇

荀子說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偁王或偁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服也至

周自貶損全係王故以文武爲兩王也　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議兵篇

荀子說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有不悖長之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愼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

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君子篇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豳風七月毛傳云宵夜綯絞也乘升也鄭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乘治也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

孟子說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滕文公篇趙注云言教民晝取茅艸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

荀子說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于學矣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大略篇

七月之卒章豳風

左氏說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

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啟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

不發而震雹之爲害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紹蘭案以上注文皆杜注也毛詩傳云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箋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毛鄭所云足以發明左氏之說因具錄之以備參攷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幽風鴟鴞毛傳云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鄭箋云綢繆猶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 我至苦矣今女

我巢下之民豈敢有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絶奪

孟子說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公孫丑篇趙注云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幽風伐柯毛傳云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鄭箋云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

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孔子說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坊記鄭注云伐柯伐木以為柯也克能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豳風伐柯毛傳云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鄭箋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

使還其道亦不遠
人心足以知之
孔子說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中庸鄭注云言道即不遠於人人不能行也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爲尺寸之法此法不遠人人

尚遠之明爲道不可以遠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赦之不責以人所不能違猶去也聖人而曰我未能明人當勉之無己庸猶常也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人之行實過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爲人法從禮也君子謂衆賢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

范蠡說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越語韋注云先人詩人也執柯以伐柯其法不遠以言吳昔不滅越故有此敗此戒亦不遠也

周人經說卷第四終